

## 卷第一百七 報應六（金剛經）

王忠乾 王偁 李元一 魚萬盈 於李回 強伯達 僧惟恭 王淝 董進朝 康仲威 吳可久 開行立 僧法正 沙彌道蔭 何老 勾龍義 趙安

王忠乾

唐大（「大」原作「元」，按舊唐書討李同在文宗大和間，「元」當是「大」字之誤。）和三年，李同捷阻兵滄（原本「滄」下有州字，據明抄本刪。）景，帝命李祐統齊德軍討之。初圍德州城，城堅不拔。翌日又攻之，自卯至未，傷十八九，竟不能拔。時有齊州衙內八將官健兒王忠乾，博野縣人，長念金剛經，積二十餘年，日數不缺。其日，忠乾上飛梯，將及堞，身中箭如蝟，為卯木擊落。同火卒曳出羊馬城外，置之水濠裡岸。祐以暮夜，命抽軍，其時城上矢下如雨，同火忙，忘取忠乾屍。忠乾即死，如夢，至荒野，遇大河，欲渡無因，仰天哭。忽聞人語聲，忠乾見一人，長丈餘，疑其神人，因求指營路。其人云：「爾莫怕，我令爾可得渡此河。」忠乾拜之，才頭低未舉，神人把腰，擲之空中，久方著地。忽如夢覺，聞賊城上交二更。初不記過水，亦不知瘡，抬手捫面，血涂眉睫，方知傷損。乃舉身強行，百餘步卻倒，復見向人持刀叱曰：「起起！」忠乾驚懼，走一里餘，坐歇，方聞本軍喝號聲，遂及本營。訪同火卒，方如其身死水濠岸裡，即是夢中所過的河也。（出《西陽雜俎》）

王偁

王偁家於晉州，性頑鄙。唐元和四年，其家疾疫，亡者十八九，唯偁偶免。方疾，食狗肉，目遂盲，不知醫藥，唯禱鬼神，數年無報。忽有一異僧請飯，謂曰：「吾師之文，有金剛經，能排眾苦，報應神速，居士能受之乎？」偁辭愚，又無目，固不可記。僧勸寫之。偁從其言，得七卷，請僧誦之。數日，夢前僧持刀決其目，乃驚寤，覺有所見，久而遍明，數月如舊。偁終身轉經不替。（出《報應記》）

李元一

李元一，唐元和五年任饒州司馬。有女居別院，中宵忽見神人，驚悸而卒，顏色不改。其夫嚴訥自秦來，至蒼湖，恍惚見其妻行水上而至。訥驚問之，妻泣曰：「某已亡矣，今鬼也。」訥駭異之。曰：「近此雁浦村，有嚴夫子，教眾學，彼有奇術，公往懇請哀救，某庶得復生矣。」訥後果見嚴夫子，拜謁泣訴，盡啟根本。嚴初甚怒：「郎君風疾，何乃見凌！」訥又拜悲泣，久乃方許，曰：「殺夫人者，王將軍也。葬在此堂內西北柱下，可為寫金剛經，令僧轉讀，於其所祠焉，小娘子必當還也。」訥拜謝，疾往郡城。明日到，具白元一，寫經，速令讀之。七遍，女乃開目，久之能言，愧謝其夫曰：「茲堂某柱下，有王將軍枯骨，抱一短劍，為改葬之，劍請使留，以報公德。」發之果驗，遂改瘞，留其劍。元一因寫經數百卷，以施冥冥。（出《報應記》）

魚萬盈

魚萬盈，京兆市井粗猛之人。唐元和七年，其所居宅有大毒蛇，其家見者皆驚怖。萬盈怒，一旦持巨棒，伺其出，擊殺之，烹炙以食，因得疾，臟腑痛楚，遂卒，心尚微暖。七日後蘇，云：初見冥使三四人追去，行暗中十餘里，見一人獨行，其光繞身，四照數尺，口唸經。隨走就其光，問姓字，云：「我姓趙名某，常念金剛經者，汝但莫離我。」使者不敢進，漸失所在。久之，至其家，萬盈拜謝曰：「向不遇至人，定不回矣。」其人授以金剛經，念得遂還。及再生，持本重念，更無遺缺，所疾亦失。因斷酒肉，不復殺害，日唸經五十遍。（出《報應記》）

於李回

於李回舉進士，唐元和八年，下第將歸。有僧勸曰：「郎君欲速及第，何不讀金剛經？」遂日念數十遍。至王橋宿，因步月，有一美女與言，遂被誘去。十餘里至一村舍，戲笑甚喧，引入升堂，見五六人皆女郎。李回慮是精怪，乃陰唸經，忽有異光自口出，群女震駭奔走。但聞腥穢之氣，蓋狐狸所定，榛棘滿目，李回茫然，不知所適。俄有白犬，色逾霜雪，似導李回前行，口中有光，復照路，遂巡達本所。後至數萬遍。（出《報應記》）

強伯達

唐強伯達，元和九年，家於房州，世傳惡疾，子孫少小，便患風癩之病，二百年矣。伯達才冠便患，囑於父兄：「疾必不起，慮貽後患，請送山中。」父兄裹糧送之岩下，泣涕而去。絕食無幾，忽有僧過，傷之曰：「汝可念金剛經內一四句偈，或脫斯苦。」伯達既念，數日不絕。方晝，有虎來，伯達懼甚，但瞑目至誠念偈。虎乃遍舐其瘡，唯覺涼冷，如傅上藥，了無他苦，良久自看，其瘡悉已乾合。明旦，僧復至，伯達具說。僧即於山邊，拾青草一握以授，曰：「可以洗瘡，但歸家，煎此以浴。」乃嗚咽拜謝。僧撫背而別。及到家，父母大驚異，因啟本末。浴訖。身體鮮白。都無瘡疾。從此相傳之疾遂止，念偈終身。（出《報應記》）

僧惟恭

唐荊州法性寺僧惟恭，三十餘年念金剛經，日五十遍，不拘僧儀。好酒，多是非，為眾僧所惡。遇病且死，同寺有僧靈巖。其跡類惟恭，為一寺二害。因他故出，去寺一里，逢五六人，年少甚都，衣服鮮潔，各執樂器，如龜茲部，問靈巖：「惟恭上人何在？」靈巖即語其處所，疑寺中有供也。及晚回，入寺聞鐘聲，惟恭已死。因說向來所見。其日，合寺聞絲竹聲，竟無樂人入寺。當時名僧云：「惟恭蓋承經之力，生不動國，（「國」原作「罔」，據明抄本改。）亦以其跡勉靈巖也。」靈巖感悟，折節緇門。（出《西陽雜俎》）

王淝

唐元和中，嚴司空綬在江陵時，岑陽鎮將王淝，常持金剛經。因使歸州勘事，回至吃灘，船破，五人同溺。淝初入水，若有人授竹一竿，隨波出沒，至下牢鎮，著岸不死。視手中物，乃金剛經也。吃灘至於下牢鎮三百餘里。（出《西陽雜俎》）

董進朝

董進朝，唐元和中入軍，時宿直城東樓上。一夕月明，忽見四人著黃從東來，聚立城下，說已姓名，狀若追捕。因相語曰：「董進朝常持金剛經，以一分功德祝庇冥司，我輩蒙惠，如何殺之？須枉命相待。若此人他去，我等無由報矣。」其言甚奇，進朝聞之，

門有一人，同年同姓，壽根相埒，可以代矣。」因忽不見，進朝驚異之。及明，聞對門哭聲，問其故，死者父母云：「子昨宵暴卒。」進朝感泣說之，因為殯葬，供養其母。後出家，法名慧通，住興元寺。（出《報應記》）

#### 康仲戚

康仲戚，唐元和十一年往海東，數歲不歸。其母唯一子，日久憶念。有僧乞食，母具語之。僧曰：「但持金剛經，兒疾回矣。」母不識字，令寫得經，乃鑿屋柱以陷之，加漆其上，晨暮敬禮。一夕，雷霆大震，拔此柱去。月餘，兒果還，以錦囊盛巨木以到家，人拜跪母。母問之，仲戚曰：「海中遇風，舟破墜水，忽有雷震，投此木於波上，某因就浮之，得至岸。某命是其所與，敢不尊敬！」母驚曰：「必吾藏經之柱。」即破柱得經，母子常同誦念。（出《報應記》）

#### 吳可久

吳可久，越人，唐元和十五年居長安，奉摩尼教。妻王氏，亦從之。歲餘，妻暴亡，經三載，見夢其夫曰：「某坐邪見為蛇，在皇子陂浮圖下，明旦當死，願為請僧，就彼轉金剛經，冀免他苦。」夢中不信，叱之。妻怒，唾其面。驚覺，面腫痛不可忍。妻復夢於夫之兄曰：「園中取龍舌草，搗傳立愈。」兄寤走取，授其弟，尋愈。詰旦，兄弟同往，請僧轉金剛經。俄有大蛇從塔中出，舉首遍視，經終而斃。可久歸佛，常持此經。（出《報應記》）

#### 開行立

唐開行立，陝州人，不識字。長慶初，常持金剛經一卷隨身，到處焚香拜禮。忽馱貨出同州，遇十餘賊，行立棄貨而逃。不五六十斤，賊舉之，竟不能動。相視驚異，追行立，問之。對曰：「中有金剛經，恐是神力。」賊發囊，果有經焉，卻與百餘千。請其去，誓不作賊，受持終身。（出《報應記》）

#### 僧法正

唐江陵開元寺般若院僧法正，日持金剛經三七遍。長慶初，得病卒。至冥司，見若王者，問師生平作何功德。答曰：「常念金剛經。」乃揖上殿，登繡座，唸經七遍。侍衛悉合掌，階下考掠論對，皆停息而聽。念畢，遣一吏引還，王下階送曰：「上人更得三十年在人間，忽廢讀誦。」因隨吏行數十里，至一大坑，吏因臨坑，自後推之，若隕空焉。死已七日，惟面不冷。荊州僧常靖親見其事。（出《西陽雜俎》）

#### 沙彌道蔭

唐石首縣，有沙彌道蔭，常念金剛經。長慶初，因他出夜歸，中路忽遇虎，吼擲而前。沙彌知不免，乃閉目坐，默念金剛經，心期救護。虎遂伏草守之。及曙，村中人來往，虎乃去。視其蹲處，涎流於地。（出《西陽雜俎》）

#### 何老

何老，鄂州人，常為商，專誦金剛經。唐長慶中，因傭人負貨，夜憩於山路，忽困寐，為傭者剽其首，投於澗中。取貨而趨市，方鬻，見何老來，惶駭甚。何曰：「我得誦經之力，誓不言於人。」遂相與為僧。（出《報應記》）

#### 勾龍義

勾龍義，閬州人（「徕」原本作「里」。據明抄本改。「問」疑「簡」字之誤。）人。唐長慶中，於郿縣傭力自給。常以邑人有疾，往省之，見寫金剛經，龍義無故毀棄而止絕之。歸即啞啞，醫不能愈，頑囂無識，亦竟不悔。僅五六年，忽聞鄰人有念是經者，惕然自責曰：「我前謗真經，得此啞病。今若悔謝，終身敬奉，卻能言否。」自後每聞唸經，即倚壁專心而聽之，月餘，疑如念得。數日，偶行入寺，逢一老僧，禮之。僧問何事，遂指口中啞。僧遂以刀割舌下，便能語。因與唸經。正如鄰人之聲。久而訪僧，都不復見。壁畫須菩提，指曰：「此是也。」乃寫經，畫須菩提像，終身禮拜。（出《報應記》）

#### 趙安

趙安，成都人，唐大和四年，常持金剛經，日十遍。會蠻寇退歸，安於道中見軍器，輒收置於家，為仇者所告。吏捕至門，涕泣禮經而去。為獄吏所掠，遂自誣服，罪將科斷。到節帥廳，枷杻自解。乃詰之，安曰：「某不為盜，皆得之巷陌，每讀金剛經，恐是其力。」節帥叱之不信。及過次，忽於安名下書一放字，後即雲餘並准法，竟不知何意也。及還，洗浴禮經，開匣視之，其經揉裂折軸，若壯夫之拉也。妻曰：「某忽聞匣中有聲，如有斲撲。」乃安被考訊之時，無差失也。（出《報應記》）

[返回 >> 太平廣記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